

洗衣老板與詩人

金子洋文著
楊騷譯

人：

洗衣舖內老板

女 (Jane, 女之名)

詩人

酒店的小夥計

律師

老婦

青年

工人

其他過路人，送報紙的，賣麵的。

時：

現代

(1)

洗衣老板與詩人

所

東京市內行人稀少的某街路

舞台(一)

某街路。

對貧陋的洗衣舖，隔着小路，富豪的板塀高聳天空。那宛如富者在威嚇着貧者似的。

洗衣舖的屋頂，架着瘦犬似的高晒台。(幕)

秋의 黃昏時候，天空赤色，洗衣舖的老板坐在戶口凝視虛空，沉思着。蟬鳴。雖不遠，賣豆腐的喇叭吹着，聽得。

行人走過，……靜寂。有頃，喚着『爸爸，爸爸，』的女兒的呼聲，從家中漏出。但老板無言。

不久，口風琴的進行曲聽見，酒店的小夥計出來。他一看到老板，便止口風琴不吹，依靠着板塀，默默地瞧着老板的樣子，數分後——。

小夥計 小伯伯，在想什麼呢。

老板 誰？

小夥計 討人恨的小夥計呀。

老板 又是這麼喫着路旁草。（在途中偷懶着玩的意思）

小夥計 不喫路旁草肚子不得飽呢。

老板 依舊要這麼嘴硬哩。

小夥計 小伯伯，裁縫老板到頭請醫生看了啲。

老板 那有什麼。

小夥計 不是很笑話麼？那個老板頂討厭醫生和和尚的。

老板 就是討厭，病了有什麼法子。

小夥計 那就是投降的呀。

老板 投降的。

小夥計 我最討厭投降。

老板 我也是。

(4)
小夥計 那麼小伯伯爲什麼輸了不做聲？

老板 我輸了？

小夥計 鄰近都這樣說着的呢，說頑強的洗衣老板，這回也要降服了的。

老板 什麼地方的蠢豬這樣說？那些東西得到淺沼的喜錢嘴歪了的！

小夥計 但是，就這麼憤發也不中用呢，小伯伯。

老板 爲什麼不中用！（跼起）

小夥計 小伯伯的耳朵聽不見那好揚氣的木匠的歌聲和鉄鎚的音響麼？比晒台有五倍高的板牆，在昨天就建好了，小伯伯的眼睛怕是瞎了的罷。

老板 （低聲）狗才！……（對小夥計）我的眼睛還開着的呵！（行動）

小夥計 那麼爲什麼只管默默地想？小伯伯每天要唱的有趣的歌那兒去了？

老板 歌這些怎樣都沒有關係。

小夥計 騙鬼！鄰近的人都說憑小伯伯的歌可以曉得天氣呢。小伯伯的日公公，昨天今天都在睡着的。

老板 討厭！不要再說！

(5)

小夥計 要說呢。阿姐今早哭了，我也不服氣得，不服氣得哭一晚了。

老板 蠢豬！哭的是懦夫。

小夥計 小伯伯你這樣就不算懦夫麼？

老板 什麼！

小夥計 小伯伯，淺沼的遊園會明天要開的；看這樣好的晚霞，明天也是好天氣的囉。

(短時間的沉默，蟬頻啼，)

小夥計 (仰望塀內) 在嘲笑我們。(拿小石擲去) 到那裏去罷！

(賣豆腐的喇叭遠地鳴)

小夥計 (走近戶口) 啊姐，啊姐。

女 雄哥麼？(探頭出戶口) 酒拿來了麼？

小夥計 是呀。(遞給酒，小聲。) 阿姐，先生的信呢。

女 嘶。(腳爾)

小夥計 爲什麼不受？

女 要被父親罵呢。

(6)

小夥計 就被罵了有什麼要緊。

女 我不。

小夥計 你不我就拿回去喇。

女 (急奪收回的信) 蠢豬頭……爸爸，是喫飯的時候了呢。

老板 我還不想喫。

女 爲什麼？午飯不是也不喫一點的麼？今晚我做了許多爸爸喜歡的菜呢。

小夥計 小伯伯，請喫去罷，今天拿最上等的酒來了。

老板 還有心腸飲酒麼？

小夥計 小伯伯真蠢，好計策不醉是想不出的呢。像我的先生是喫酒想事的。……小伯伯，星是什麼你曉得麼？那是日公公和月娘娘的小孩子呀。可是日公公皮氣壞，月娘娘嫉妬深，所以生出不良少女來了。

女 不良少女？

小夥計 當然，流星就是尾巴輕佻的不良少女呢。

女 這種話是誰教你的？

小夥計 當然是我的先生。

老板 那是個很可以的蠢包了！

小夥計 什麼蠢包，我的先生是個了不得的詩人喇！

老板 詩人是什麼？

小夥計 詩人，詩人是思想的魔術師呀。從指尖可以造出人形，天氣很好的日子可以使牠下大雨，可以叫乞食做皇帝，能夠投有錢人下牢獄，由是呢，（給女一瞥）最後就戀慕着洗衣舖的美嬌娘了。

女 蠢豬頭！（躲入家中）

老板 （急遽地止步）雄吉，現在說的話是真的麼？

小夥計 當然是真的。我的先生是個了不得的發明家，是日本唯一的學者呢！

老板 （急遽地有元氣起來）喂！雄吉，快把那位先生請來！

小夥計 （稍驚）請先生！做什麼？

老板 有請教先生的事情，想借先生的智慧。

小夥計 借智慧？

(7)

洗衣老板與詩人

(8)

老板 是呀，憑我的頭腦統計，是來不及明天的。

小夥計 (雀躍地拍掌) 小伯伯，那麼幹下去的麼？

老板 不幹怎樣！

小夥計 妙極了！小伯伯，得先生的幫忙，包打我們勝利！

老板 但是，先生的智慧能夠勝過那個板壁麼？

小夥計 那是什麼東西！那不是飯桶木匠的手工麼？先生的想頭要更驚人的呢。這些板壁什

麼，只要一念就馬上可以把牠破壞了！

老板 那就真利害呀！

小夥計 可是小伯伯，詩人對洗衣舖的姑娘是很多情的呢。

老板 那樣事情怎樣都可以。

小夥計 但如果先生想着阿姐了怎麼辦？

老板 想着 Liza。(女的名)？那嫁給他就算了。

小夥計 (跳近老板和他握手) 哦！小伯伯真器量大得來！那麼我快請先生去來。

老板 十二萬分的拜托嘞。

小夥計 不必介意。

（小夥計走下，老板歡喜得昂奮着步來步去。）

女 （出現於晒台，收拾了四五件的洗物後。）爸爸，酒溫好了呢。

老板 這樣麼，那麼喫一杯來罷。（剛要走去）擘呀再等一刻。不會到先生以上，那裏能夠安心喫酒。

女 先生！

老板 是呀。先生幫忙我們的。明天的勝負是我們勝的哦！

女 啊，先生。

老板 爲什麼紅着臉？——是呀，聽說詩人是對洗衣姑娘很多情的，你要仔細嚟。

女 （歡喜的表情）蠢爸爸。（躲入）

老板 啊哈哈……

（這時當淺沼的執事的律師出來。老板一看到他，不高興地背過面去。）

律師 坂田君，今天好麼？

老板 （背着面地）什麼事？是洗東西的話，現在堆滿屋不收的呢。

洗衣老板與詩人

九

(10)

律師 我呢，叔叔，是隔壁的律師呢。

老板 (返顧)原來！是隔壁的三太夫麼？(貴族富豪的管家之謂)

律師 不錯，是你頂嫌惡的淺沼的賬房呢。

老板 我原是不和你說話的，沒有給你招呼的理由。

律師 那裏，今天是來和你說什麼話，有點東西請你看來了的呢。

老板 給我看的東西？那是什麼？

律師 看啦，老叔，在夕陽裏頭輝映着的那個高板牆，要請你看看的呀。

老板 (突地冒着火，但忍住)那怎樣？

律師 沒有怎樣，只請你看看就是了——假如你眼睛不好，我這對金緣眼鏡借給你都可以呢。

老板 你的金緣眼鏡，你這個詐欺法律，對歌妓使秋波的眼鏡，想能夠合我的眼睛麼！獸子，如那麼親切，就拿鐵緣的老眼鏡來罷。

律師 真是，這也是道理。但老叔，就那個板牆模糊着看不見，這個可以看得很清楚罷。

(提出一個附着「熨斗炮」——日俗，贈物於人，附之以爲裝飾也——的紙包)

老板 那個紙包怎樣的？

律師 明天是淺沼老爺做六十歲的大生日，這些是分送給鄰近的酒肴料呢。

老板 唔，所以鄰近的奴才們感恩不盡的罷？好個慈善呀！

律師 正是這樣。從古來沒有一個對富豪俯首而喫虧的人哦。

老板 什麼話！對富豪俯首的奴才沒有一個喫虧的！說這種昧心的口白，就給你打個翻筋斗哦！

律師 但是老叔，任你怎樣剛情也不中用了的。你看那個高高的，高高的板牆；你和這個晒台不是都埋沒到谷底去了麼？從大廳一片髒髒的洗物也看不見了呢，如何？想規規矩矩地降服算了罷？如果現在降服了，搬家的費用兩千塊添至三千塊也可以，那裏，五千塊都包打允許的。

老板 討厭！你這個東西要把同樣的鳥話說幾百回！從工人的血汗絞出來的錢，就堆着一萬塊，你想我會哼一聲的麼！蠢奴才！滾蛋罷！

律師 (獨言) 狂人是沒有救藥的。——那麼我回去了。老頑固，你把耳朵洗干淨些，好聽明天熱鬧的鼓樂。

(12)

老板 蠢猪！

律師 (冷嘲的) 啊哈哈……(去)

老板 狗奴才！

(怒着走來走去，呸呸地吐着唾水。黃昏的雜音。遠遠的汽笛鳴。這時詩人拿着以報紙包着的東西出來。以口笛快活地吹着俄國作曲家 Tchaikowsky 作的緩板的小曲，走到洗衣舖的戶口止步，窺探。這時行人通過，嚇着縮身回，吹口笛。又到戶口去窺探，吹起叫女子的口笛。老板於此走近他來。)

老板 (以大聲) 誰！

詩人 (嚇一跳) 啊——今，今天好呀。

老板 你是隻狗呀！

詩人 什麼？

老板 你是隻狗呀！

詩人 說我是隻狗？

老板 是。

詩人 啊，你是在說那一回事的麼？說我和狗做了共同生活這一回，——那時我真幸福極

了！但是可憐呀，那條生物終於在我不在家的時候被殺害了的。

老板 你來做什麼？有什麼事？

詩人 啊，不錯不錯，我有非常緊要的事，我拿東西來洗的。

老板 有東西洗？拿來看看。

詩人 拜托拜托。

老板 （展開報紙，現出髒髒的汗衣來，提起張開看看。）這個？什麼？

詩人 我的汗衣。

老板 汗衣？

詩人 是，這條汗衣以保險五年，我在銀座街的夜市買來的。

老板 保險五年……

詩人 是，保險五年，我喜歡這句話所以把牠買來的，喜歡他的撒謊所以買來的。

老板 你這條汗衣穿好久了？

詩人 剛剛四箇月，從買來直穿到現在。

(14)

老板

四箇月——這樣地你能夠泰然自若？

詩人

不，不能夠泰然自若；但是，貼在我身上的東西，我老不願意離開牠的。這決不是資本家的所有慾，是愛，是被賣了的人之愛呀。哦，聽我說罷。我到現在戀愛許多的女子了，戀女學生，真是，我喜歡女學生的，我的詩就只是女學生的讚美罷了。但如何，你想她們給與了我什麼東西？只是苦痛煩惱呀！不，不，不是這樣可貴的東西，更淺薄的，更不愉快的，半生不熟的見識，高慢，虛榮，和高底靴相等的高遠的理想，和曉舌的唇子一樣薄的人生觀！什麼是令嬢，什麼是淑女，她們不過是一些濃粧艷飾的豬罷了！

老板

因此你才不放開這汗衣了的麼？

詩人

是，是這樣的。我遭到了她們的侮辱，完全把我的戀愛觀變了。那裏，無論誰都必然底地非是這樣不可。美不是在於不自然地修飾着的地方；美是藏在我們所不注意到的平庸的事物中，在就近處，在被虐待的靈魂裏，在貧困的人們的懷中，和真理共同住着的。我所求的戀人是會寂寞地微笑的女子，是貧窮人，是洗衣的姑娘。

老板

洗衣的姑娘？

詩人

是呀，洗衣的姑娘，蘇斐亞，我們所尊敬的蘇斐亞。他們是苦惱着的靈魂的所有者；近代的美和真理，是住在他們的寂寞的靈魂中的；這事我的的確確地發見了。

哦！聽我說罷，是我到過蒼白的巢窟的翌日的事；我抱着苦惱的悔恨，被雨打着到帝國劇場去看歌劇了，我坐在三等席的角頭，我看見樓上的上等席，如星列似的坐着許許多多的紳士呀，貴婦人呀，令嬢呀這些，他們個個都粧着儼如藝術的理解者似的顏臉。那時我驚醒了，我的心實介於一瞬間而顛倒了，一切的價值顛倒了。我初得觸到美的真髓，達到真理的奧處。貧者，苦惱者，這才是新時代的建設者。在闇黑中呻吟着的她的靈魂，才是產生新的美和真理的母親。

老板

啊，且等，你所說的我都曉得了。由是，你這條汗衣恕我不收。

詩人

爲什麼？爲什麼這條汗衣不行？

老板

不是這條汗衣不行，是你的演說不行呀。

詩人

爲什演說不行？——不，我所說的不是演說，是詩，是詩人的音樂。

老板

詩人！（警醒）那麼你是詩人先生麼？

詩人

是，我是個詩人，創造人間的靈魂的詩人，把一切醜東西美化的詩人。

老板 這樣說，你可不就是雄吉的先生麼？

詩人 雄吉？酒店的小夥計罷？

老板 哦！對呀！還是先生呢！先生，這條汗衣我洗，明天一定給你洗。

詩人 噫？

老板 是先生的東西，什麼都洗的。洋服，帽子，襪子，都洗都洗。什麼都儘管拿來罷，一個錢都不要的。

詩人 (無言)

老板 先生，你爲什麼不說話？我尊敬着你的呢。

詩人 我不曉得怎樣，突地寂寞起來了。

老板 爲什麼說這種不揚氣的話？先生，你是我的恩人呢。使我死使我生都憑着你的。一念呀！啊，請看那個板牆罷。那個板牆把我的天氣，歌，工作都拿到什麼地方去了！

把我殺死了！(急地緊握手)先生，沒有什麼巧妙的方法可以越過那板牆麼？沒有什麼巧妙的想頭可以擊退有錢人麼？像是救救我似的，請你想想方法罷！

詩人 哦，哦，等一等，等一等。

(17)

老板 欸呀，我一刻都不能等的！

詩人 啊！痛……，請放開手罷。

老板 不成功，先生，就想走也不讓你走的哦！

詩人 我決不逃走的，請把手放開了罷。

老板 欸呀，不放開。請進我的家裏去罷。和你喫一杯酒來，叫我的女兒斟酒。（無理地

把詩人拖入家內）

（舞台空虛。送報紙的出來，把晚報擲去而下。電燈亮起來。轟轟地處處的汽笛鳴。俄而賣麵的響着鈴通過。——數分後，詩人和女出現於晒台。）

詩人 （獨言）這個就是話題的板牆麼——然而，我完全不能夠理解。聽說戀是電，但這回戀不是電而是神祕；夢啊。

女 你在自己說什麼？

詩人 我曉得如何很寂寞的，完全像在夢中搜尋着女子的手似的心境。（對女）我不懂得你的愛。

女 爲什麼？

洗衣老板與詩人

(18)

詩人 你不是直到昨天還是討厭我的麼？

女 不是討厭的呢，是因為你威迫着，所以我不能夠明瞭地說出我的心。

詩人 我威迫着？豈有此理！我只是忘，我忘一切地戀慕着你。

女 但是，每回每回寄來的信，都是逃走呀，情死呀這些話；女子的心，是比你所想的還小很多呢。

詩人 我的戀愛除開以那種言語表現以外，再沒有方法了的。我受着了許多的深傷，連自己都要驚奇爲什麼還會生着的滿個心都足傷孔。我何時都在受過去的威脅。我在戀的時候，已經是我在失戀的時候了，所以我的信不是戀文而是失戀的哀話。

女 但以後不會再寫那樣可怕的信了罷？

詩人 (趨近握女的手) 且。妹，請明白地說，你真的愛我麼？

女 哦，還疑心着的麼？我曾看到你一眼就愛着你的呢。

詩人 真的麼？

女 真的。

詩人 啊！感謝感謝！

(忘我地緊抱着女接吻，亢奮着走來走去。)

詩人 啊！好個美麗的天空呀！曉得如何，一看着那赤色天空，便恰似看着自己的胸底似的。那遙遠廣茫的太空，不是虛空的；是神秘的實在，是最大的幸福，是自由和平等的安靜的世界！啊！我是詩人以上的！我的身體好像要和詩同飛到那赤色的天空去似的！——(又握女手) Fine 妹，你是我永遠的戀人，那裏，是我的妻。

女 哦！你願做個洗衣的的塔麼？

詩人 十二分願意！

女 那麼願洗髒髒的東西？

詩人 髒髒的東西——是呀，洗衣是詩人的工作，把髒的東西洗淨美化了是詩人的事情呢。

女 哦，假如是這樣，不知道有怎樣的歡喜呢！

(兩人興奮着又接吻。這時小夥計急急走上，忽看到兩人的模樣)

小夥計 (獨言) 呀啊，先生呢！——怎麼，已經這麼協意地在幹了啦！

(幕)

舞台(二)

某街路(與舞台一同)

晒台的一隅綁着一根十餘丈高的柱，柱的尖端(觀客看不見了)結着滑車，繩子下垂到地上。洗衣舖的戶口貼着赤色的醒目的廣告單，上面寫着(以最高的價錢購求破了的最髒的洗物。窮人嚟，來呀！而說你的生活苦！)

爽晴的像暖春的午後，從淺治的邸內流出喧鬧的鼓樂來。舞台的空氣總覺緊張着的。詩人在把自己的髒汗衣結在繩上。酒店的小夥計快活地出來。

小夥計 先生。

詩人 哦，淺治的形勢如何？

小夥計 客人真多。園遊會已經開始了呢。

詩人 這樣麼？

小夥計 先生，剛剛大臣坐着汽車來了喇。

(21)

詩人 大臣來了？

小夥計 大臣赤着臉的呢，而且胖胖的。

詩人 當然的，大臣不胖不配掌職的呀。

小夥計 大臣很本事的罷？

詩人 那是很本事的。他們什麼都做得到，好的事也做得來，壞的事更是利害。他們懷中有着許多的牢獄，把人間的空想呀，自由呀，正義呀，愛呀，真理呀這些，一一地縛去來，而終於連自己的心也滾到牢獄裏去了的。可是有一樣人，連大臣也勝不過他的。

小夥計 那是怎樣的人？

詩人 洗衣的。

小夥計 洗衣的！？

詩人 是呀。他們何時都須得身穿干淨的服粧，不然即刻就要被警察捉去了的。所以他們的壞處洗衣的最知道。

小夥計 我聽不懂——先生，工人們來了麼？

洗衣老板與詩人

(22)

詩人 啊，來了呢，在裏邊的空地舉着祝杯。

小夥計 阿姐也在的麼？

詩人 啊姐？啊，當然在的。

小夥計 那麼我看看去來。（將去）

詩人 喂，雄哥。

小夥計 什麼？

詩人 對Jane妹說，（不好意思地）說她來這裏不得的。

小夥計 來不得的。（笑一下）啊，曉得了。（往，到戶口看廣告單）先生，這個廣告得了大評判呢。（高聲讀）『以最高的價錢購求破了的最髒的洗物。窮人喲，來呀！而說你的生活苦。』寫得好呀！

（進入家中。詩人剛要再把一件破的工人的褲子綁在繩上的時候，女出來。）

女 先生。

詩人 哦，Jane妹，

女 我來了呢。

詩人 爲什麼來？

女 但不是你叫我來的麼？

詩人 什麼人對你這樣說？

女 雄哥呢。

詩人 啊，又上了當！

女 哦，撒謊的麼？

詩人 我叫他對你說來不得的。

女 爲什麼，爲什麼來不得？我不高興在工人們的傍邊。

詩人 何故？

女 何故，他們總要夫人夫人地喚我。

詩人 噫？夫人？（嗅着驚，手中的禪落下。）什麼人的夫人？

女 你的。

詩人 噫？我的？

女 是，先生的夫人，這樣叫的呢。

洗衣老板與詩人

(24)

詩人 啊！我真幸福！

(老板出現於晒台)

老板 Tane! (女的名)

女 啊啦，爸爸！

老板 爲什麼逃出來？爲什麼不替工人們斟酒？

女 但是。……

老板 先生，請把Tane叫回那裏去。

詩人 Tane妹，到那裏去罷。

女 我不來！

老板 (親昵地) 蠢兒！

(Tane逃去)

老板 先生，隔壁已經開始了呢。

詩人 是，開始了。就叫他們看個好把戲。

老板 (傾耳聽) 可恨的東西啊！——先生，東西靠得住麼？

詩人 靠得住。一點鐘之前就派人去了，現在貧民窟裏頭，怕不是在鬧個不亦樂乎！

老板 啊哈哈，有趣呀！那麼我到那邊陪客，這兒的事就完全拜托你了。

先生 請安心。

(老板進去，淺治的律師昂奮着出來。)

律師 喂！喂！

詩人 有什麼見教？

律師 你到底是什麼人？

詩人 (看看他的樣子) 這樣說的你是什麼人？

律師 我是淺治的律師。

詩人 唔，原來如此。你縫着這樣莊重的臉色，在搜着法律的空穴的呢？

律師 糊說！到底你是誰？

詩人 我是詩人呢，這裏的老板的朋友。

律師 既然是個詩人，為什麼不曉得辨別好歹？今天淺治家開園遊會，許多的名家大人齊

集到此，而怎樣嘍！這個高柱！到底你們立這個高柱什麼用意！

洗衣老板與詩人

詩人 這個柱是我的詩呢。是詩人的空想的具像化呀。對此有什麼異議的麼？

律師 請以常識想想看，從淺治家的大廳看來，這個高柱像個什麼？這顯然是個大脅迫！

詩人 脅迫？——笑話笑話！說我的詩是脅迫，真是今天才聽到的批評。你真是個偉大的

批評家呀！但是且等，那決不是詩的罪；詩無論何時都決不突出詩的領域以外的，

那恰好像自然一樣。想你曉得世間有一種怕見美的太陽，而只在暗夜裏跳梁的無賴

漢罷；假如你們說是被我的詩脅迫了，那麼你們正是怕自然的無賴漢呀。不，不只

這樣，你們是無賴漢以上的！為什麼，無賴漢怕太陽，自覺着自己的罪；但你們不

然，你們穿着禮服，戴着金綠眼鏡，而且向真理咬來，你們正是些騙子呀！

律師 喂！你在說什麼？這些話和那個柱有什麼關係？我是在問你們為什麼要立那個柱

的。

詩人 那剛說過了似的，是我的詩的具象化，是窮人的勝利的詩。

律師 你不懂法律的樣子；脅迫人心的行動，是有比你們所唱的自然主義以上的罪的呀！

你得了誰的許可立起這個柱？把這個明白地說出罷！你得到警察的許可了麼？

詩人 越來得笑話。你真是個奇妙的批評家！我要做詩為什麼非得警察的許可不行？法律

何以對於我的詩會有交涉？污蔑法律，嘲笑政治家這種的詩，對於我們已成爲無意味了的，那是時代落伍的藝術呀！我的觀照的眼睛，是直射入人間的靈魂，而曉得人類的苦惱，而找出人類應進的大道的。我的眼睛燃燒着希望，我的血液在飛躍，而我在唱窮人們的進軍歌的呀！

律師 啊，沒有辦法的東西。你是把那個老頑新化了的狂人！我把你告訴警察去。

詩人 有趣有趣！大大地告訴去罷。這樣一來，我的詩馬上就出名了。

律師 蠢豬！

詩人 啊哈哈……

（律師發着皮氣下。一位老婦慢慢地走出。）

詩人 呀啊，來了呢！

老婦 啊，請問先生，

詩人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老婦 這邊有一間叫做坂田的洗衣舖麼？

詩人 那個洗衣舖就是這裏呢。

老婦 哦呀，這樣的麼？很好很好，這就安心了。真多謝！

(將去)

詩人 等一等，老婦婦。

老婦 是，是。

詩人 你有什麼事情，我想問一問呢，

老婦 哦呀，你就是這裏的老板麼？真是失禮了……眼睛已不中用，連掉在自己的足邊的金塊都不知道地要走過的呢。可是，老板，誰把我弄成這樣了的？曉得呢，曉得很清楚呢，那裏會忘記的。都是那些慾深的東西！他們最先把窮人的眼睛弄瞎了的。但是眼睛憑牠怎樣看不見，耳朵還很好，所以他們所做的壞事情什麼都曉得。就是前天，他們商議着要敲首三百的工人，也被我聽到了。但如何，他們處處放着走狗看守，所以我即刻就被捉了呢，由是他們就兇死地想以鑿子鼓破我的耳朵啦！但是結局我爭鬧着逃回來了。老板，他們所做的是這樣的。

詩人 老婦婦，你是個大詩人。

老婦 那裏話，老板。太窮光了就什麼都記得呢。那不管牠罷，我的朋輩已經來了麼？

詩人 沒有，老婦孀最先來的。

老婦 看啦老板。我的耳朵在午砲一響的時候，即刻就聽到這個風聲了。我的死了的連合，慣罵我的耳朵是稀愁的耳朵，在別處聽着壞風評，就到四方去傳播。可是因為有這個耳朵，我的連合在工廠裏，才得兩次被敲首不去的。因為我曉得廠長的壞事，也曉得夫人做着不好的玩意呀。但老板，我從沒有聽過像這次的風聲這麼使人感激的。

詩人 老婦，你拿什麼髒的東西來了？

老婦 請看罷。說髒，像這樣髒的東西，怕世間很少有的罷。

（詩人展開報紙，從裏面油黑着的上衣現出。）

詩人 老婦，這個是什麼？

老婦 這是我的連合穿過的作工服。他十年都是穿着這一件，在黑漆的汽罐中嗆嗆地工作。但是老板，這樣勞苦着做工，也沒有一個人褒獎他的，結局就發狂死了。過三十年赤貧的生活，又是在嗆嗆的汽罐中住着了的，誰也當然要發狂的罷。老板，請你看這個。

(80)

(說着，遞給詩人一片紙條。)

詩人 這是什麼呢？

老婦 連合的遺言狀。

詩人 (念遺言狀)「這件作工服很值錢，不要安價地就放手，賣了牠好作我的葬式。」

這是個很不錯的遺言狀！

老婦 可不是麼，是個很不錯的遺言狀罷。但是老板，世間的蠢東西們，對這個遺言狀一點都不懂呢！我東奔西跑，差不多問過了百間的貨戶，但如何，不但一個銅錢不肯借，並且要當我和連合一樣地是狂人看待！我當時恨不得和連合一齊死了的。

詩人 老婦，這件作工服我二十塊錢買牠。

老婦 廿塊錢！廿塊錢！老板，那是真的麼？

詩人 怎麼是假的！

老婦 啊！價錢太好了，我的耳朵都聽不得了似地呢。

詩人 拿去罷，廿塊錢。

老婦 真多謝！老板，做人真是要長命呀！這樣，我的連合也可以安堵長眠了罷。那麼再

會，老板。你好好地報讎！今天這個日子，我一生不會忘記的呢。

詩人 再會，老婦。

老婦 對不住了。

(老婦歡歡喜喜地走下)

詩人 (把作工服展開看)再好沒有的旗呀！金錢買不到的好紀念品呀！哦，越來得有趣了！

(喜着把那作工服結在繩上，這時一個瘦瘦的，顏色不好的，勞動者風的青年出來，看視戶口的廣告單，然後看着詩人。)

青年 (走近)借問一問。

詩人 呀，失迎候了。

青年 對你說可以麼？

詩人 請不必客氣。

青年 我雖不是貧民窟的人，但我是個窮浮浪者。你這裏可以買我的東西麼？

詩人 可以可以，買的。

洗衣老板與詩人

青年 多謝！你好像是很懂事的一個人，我說你聽罷。

詩人 請說罷。

青年 我是個很利害的肺病患者。

詩人 肺病患者？

青年 是，我的生命再沒有幾天了。我近日內想自殺的。

詩人 噫？自殺……那是真的麼？

青年 真的。想我不會阻止我的罷。

詩人 決不，決不！哦！我反要讚美你的悲壯的死！

青年 (寂寞的笑容) 請不要說這種讚嘆的話。我的故鄉是秋田，一個荒廢了的港。我想

死在這個落寞的故鄉的海中的。

詩人 哦！你的死完全是一首詩！你怕不只是苦於病和貧的罷？你一定是失戀了的罷？請

把你的生活說給我聽呀。

青年 喲呀，那我不願意說——這個要請你買的。

(詩人接着把報紙展開，現出一領凝着赤血的髒內衫。)

詩人 這是血麼？

青年 是，這是慘淡的，我的反抗的生活的符號。

詩人 買的買的，給你好多錢可以呢？

青年 只要夠買火車票就好，請給我八塊錢罷。

詩人 那麼，這個請屈納了。

青年 十塊錢罷。

詩人 請你拿去罷。

青年 多謝，我收了。那麼再會。

詩人 請和我握一下手。

(青年微笑着伸出手來，兩人握着。)

青年 那熱鬧的鼓樂是隔壁呢？

詩人 是，就要給他們喫個驚的。

青年 那麼再會罷。

詩人 再會再會！

洗衣老板與詩人

(31)

(青年去)

詩人 啊！忽地寂寞起來了。一看到這條襯衣，那個人從來的生活，就全部明瞭地浮在我的眼前一樣。

(一個提着衣包的工人，以急步走出。)

工人 先生，久等罷。

詩人 吶呀，辛苦你了。有好東西麼？

工人 啊，都是些了不得的。(把衣打包，從裏面滾出許多許多的髒東西來。)如何？

詩人 真妙極了——那麼，請你幫一下忙，快點綁上罷。

工人 是，是。

(兩人急忙着把髒品綁在繩上。小夥計從戶口探首出來。)

小夥計 先生，準備好了麼？

詩人 好了呢，請叫伯伯來。

小夥計 來哉！

(小夥計退入，老板即刻出現於晒台上。)

老板 哦！先生，都準備好了呢？

詩人 如何？實在是天下的逸品集罷！

老板 啊哈哈！那麼，請你到那邊去指揮罷。

詩人 可以。（對工人）喂，到那邊去罷。

（詩人和工人急走入家中）

老板 在鬧着呢——這些古物，對於那眼睛高抬的大人物們，要怎樣地映着，是一回好把戲看罷！

（此時暴風雨似的秦管絃樂，同時勞動者的歌聲，以非常的氣勢襲擊觀客的耳朵。繩子由老板的手慢慢地捲上。看呀！飄着風的無階級的旗！老板攀上天空，眺望着髒的洗物，甜心蜜意地高笑。）

~~~~~幕~~~~~

（附記） 上浦時，髒的洗物須得飄飄然吹動。

~~~~~一九二八，十，二七，譯了。~~~~~

兩種可注意的

民間趣事

新仔壻的故事

林蘭編
實價四角

這裏面大都是些呆子的故事，在民間普遍地流傳着，是民衆勞働之餘最足解除疲勞，舒暢胸懷的聖品，不獨可使讀者解頤，且爲研究民衆文學者極好的參攷材料，

巧舌婦的故事

林蘭編
實價四角

這是一冊驚人的富有藝術意味的民間故事，在這裏面充滿着鬥智的，譏刺的，調笑的，一語雙關的，天真爛漫的對話，詩歌與對聯，祇就技巧的一點而言，已是關心民衆文藝者所必需注意的了。

夜半的燃燒

少仙

梅的來函，激動我死水般的心境，在我荒蕪的心原上撒了一把火種，霎時劈劈拍拍地燃燒起來了！

「愛與戰就是生命的本質，爲愛而戰，爲戰而愛；愛我所願愛的，戰我所願戰的！」
（他不說「當」而說「願」，這是他藝術的自覺，）

這樣中世紀騎士般的口吻，宛如在我漆黑而麻痺的靈魂中，響了一聲霹靂！

徘徊，徘徊，儘徘徊在靈肉交境，內生活的苦鬥，將使我發狂了！

挑着四萬萬同胞幾萬里土地的重擔子，我本無力負擔，而且也無心負擔了，誰知一行出洋，這擔子就硬給我擱在肩上，

國內舊友，國外新交，都勉我以科學救國：「中國缺乏的是科學，」是的，幼稚園裏小學生，也知道中國缺乏的是科學，尤其是濟南的血肉橫飛的屠場，更是以缺乏科學爲背景，而全國一致的抵貨熱，還不是沒有科學的鐵證？倘有，仇貨固然用不着抵制，而總司令們也不致於一個忍耐，再一個忍耐，終於忍耐得如放了氣的皮球了！

(37)

「要不爲學點玩藝兒，我們爲什麼成千的洋錢給仇人送，北京上海用不掉麼？」老X瞪着眼責備我，

「以後建設開始，希望你帶點賑糧來給祖國水火中的同胞，至於那不急要的藝術文學，等我們坐在洋樓上的鋼琴邊再談吧，」流寄在松花江畔的G，爲盡他的友誼，不惜遙遠的來信勸。

老X斥責的眼睛，G的婉轉的言詞，無時不在我眼前腦底，將我拋擲在不着邊際的太空，「怎麼好呢？天呀，請給我點力量！」

在昨夜秋雨擊撞着木樓的鐵皮頂，發出金質的碎響，鎮天呼號着的電車，雖暫告休息，但樓外並不顯得寂寞，而且秋霖的碎響，反不如電鉄的擊撞，使神經衰弱者有震昏的機會；苦苦糾纏着我的黑色幽靈，又乘着細碎而清徹的擊響，坐在枕邊了。

牠陰沈，悵鬱，而消沈，板着一副乏神的面孔，用同樣乏神的聲調向我說

「唉，你該知道覺悟了，爲什麼在自己平坦的大道上，掘下陷阱，而自己往裏跳？完全是無意識的瘋狂動作！你尋求的是什麼？得到的又是什麼？愛在哪裏？真在哪裏？美又在哪裏？幻象，全是幻象，宇宙是在醉眼矇矓中，因了這矇矓，纔隱藏了醜惡，幻化了美愛；你備

要將這朦朧的紗帳揭開，無怪你得翻這樣結果！快覺悟罷！——在你是認爲糊塗的，——你忘了祖先留給你的遺訓了嗎？在我這裏，來！我給你打開看。」牠說罷打開一捲被煤煙薰黑又污又爛的紙幛來，但上面字跡並沒有損滅，而且還很清楚：「難得糊塗」四個龍飛鷲落的字，確是祖先的手筆，而且從觸鼻的煙臭中，我早已不疑了；這是幾千年來的家寶，於是我不安的呼睡了。

但正在做着朦朧的好夢，忽詔一道光熱，赤色的幽靈闖進夢裏：牠偉壯，凶頑，憤怒的瞅着我，我不田的寒噤了一陣！

「你「無能」化作了「詛咒」，「怯弱」變成了「猶疑」；奴性的自滿，卑鄙的消沈。你沒有自己的靈魂，你是屬於俗世中任何一件下賤東西的：國家，社會，祖先，朋友，這些好聽的名詞，儘夠欺騙你了！你沒有活躍的精力，赤熱的血液，你祖先留給你的是游離，懶惰的積習，淤塞腐爛的血脈！猶疑畏懼，是你本能；詛咒忌妒，是你武器。你常跪在玫瑰園中痛哭，眼看將要餓倒了，但擺在你面前的珍饈，你會疑心是毒物。你怨恨黑暗，但有時甘心跪倒于黑暗陰影裏；你仰望光明，但又禁不起光明的射照，這由於你已成了土撥鼠了。十字街頭就算作你的寶塔吧，但你偏要探出頭來問：「那是東呢？那是西呢？倘有個衣服襤褸點

(40)

的來指示你，你會從他衣服上疑心他是街頭乞丐；要換一熾嚇的紳士，你又說是專門騙人的巨匪了！你沒有信仰，但破銅爛鐵都可以作你無價奇寶，這全由於你的無能，怯弱，沒有血肉與靈魂！得了得了！我已看透你的五臟六腑，以後不要再希望見我吧！」他憤怒的說完，掉頭不顧的去了。

一身冷汗從夢中驚醒，秋雨仍在窗外哀訴，看枕邊的時表，已指到二點。

「我是在作夢，」我自己解嘲似的解釋。

但梅的來函，赫然仍陳在枕角邊！

「愛與戰就是生命的本質，爲愛而戰，爲戰而愛；愛我所願愛的，戰我所願戰的！」宛如衝鋒的喇叭，在靈魂深處呼叫。不錯，這就是生命的真諦！

拋擲常識的桎梏，打出是非的陷阱，唾棄世俗的誹譽，折斷利害的衡量；毀滅自己，創造自己，超脫自己，沈弱自己！不管是行星的隕墮，不管是螢火的浮飛，要發光，要燃燒，一任天馬似的生命飛奔突進！

科學不是符水，瘳治不了老國民的神魔鬼祟，反作了陰書咒語的新解釋，新發現，更於腐爛的僵尸裹上一層鐵甲！

啊！我看不慣洋裝紳士們的拜佛誦經，坐着摩托車去遞手本，上奏摺；大砲代替了刀槍，火車代替了戰馬，司令代替了皇帝，槍斃代替了割頭；——割者仍在割，不過多加了一層附加稅：槍斃！——這是科學給老大國的恩賜！

科學科學，從滿清皇帝直曠到北洋皇帝，現又曠開去了，但多一個週年：新歷書即多一條國恥，地圖上即多一片焦土，人羣中即多一堆血肉，政治舞台上即多一批新貴，草澤間即多一般英雄，閭閻中即多一羣難民——這也是科學在老大國的收穫，

軍閥也曾經歡迎科學，委員也正在鼓吹科學；銀行老板，洋行買辦，更都在渴慕科學。因為有了科學，就可以多殺人，多放火，多逞威，多坐汽車，多抱婦女，——啊！一切所希望的，就隨着科學都來了！

鮮艷偉麗的花苞，生不在枯萎的枝幹上，科學的真光，也絕不能照耀于燐燈鬼火的游魂世界！

揭開老大國的破皮袍，就只有：一把鬆皮，幾根瘦骨！沒有血，沒有肉，科學能醫這生命告揭的腐屍嗎？

狼一般的狠毒，兔一般的儒怯，豬一般的污穢，牛一般的蠢笨；磕頭，打拱，狡獪的嘴

臉，陰險的牙爪；燒殺，姦淫！前庭響着大砲，後樓抱着紅妝；及小民號泣於鄉間，偉人鼓掌於會場；對敵人則三揖三讓，對同胞則再壓再榨；這是我的國家，我的社會，我的同胞，新交勸勉，舊友希冀：『這是你所當愛的，』爲什麼？因爲是『你的』！

啊！我不要，不要！……

拋棄，拋棄！……

啊！我要不計將來，忘却過去；現在是時間的總和，自己是宇宙的全體，不猶疑，不畏懼，離開十字街頭，新闢自己園地，握住鋒利劍，舉起血紅的杯，吹我衝鋒號，唱我『祈戰死』曲！

『愛和戰是生命的本質，爲愛而戰，爲戰而愛；愛我所願愛的，戰我所願戰的！』

一九二八，十月，在一個發燒的夜半的東京郊外。

東京通信

記者先生：

的確是應當感謝的，牠這次竟肯慷慨地用了「中華民國」四個字，這簡直似乎是極其新穎得可笑的；前天早晨在朝日新聞第七版的下方右角上，「民國雙十節講演會」的題下登着這樣的一段：

「十月十日，名爲雙十節，是中華民國的革命紀念日。今年因國民革命成功，統一的大業已完成，在東京橫濱的民國人將舉行盛大的慶祝。由支那公使館，留學生監督處及在此的民國人有力者的「主催」，今日午後一時起在青山會館開祝賀講演會，晚間舉行紀念演劇會。」

事前各學校已接到監督處的通知，留學生們都得了一天休假。既已革命成功全國統一了的今年的雙十節，自然是不能不慶祝的。何況這些名人和有力者已代我們完全籌備好了，當然更不該拋棄這最便宜不過的無條件的享受的權利。

在電車上足足坐了一個鐘頭之後，就看見這燦爛堂皇的會場了！牆上貼滿了紅綠色紙的

(43)

標語，誠然是琳琅滿目，你看，……萬歲，……萬歲，到處是萬歲，而且你再看看，只在那角上，在那一切觀衆的背後的牆上來雜在許多「萬歲」之間有着這樣一句：「慶祝雙十節不要忘了阻撓革命的帝國主義」。措辭是多麼曲折巧妙呀！無怪在每一本討論到中國事情的日本書上——無論牠是好意或惡意，都大書特書着說支那人是有外交天才的。呵，外交天才！是的，直率地說「打倒帝國主義」是失去了外交辭令的本色的，並且會因而傷及友邦感情，自然應當稍稍曖昧地改口說「不要忘記」。至於是爲要打倒帝國主義而革命或是因革命受阻撓才暗記下「帝國主義」四個字來，那當然是可以不必問的——也是我輩無名而無力的青年所不該問的，或者。

演說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名人和有力者了。一個一個地，……代表，……代表，各自發揮着他們底大議論——有聽不見的，也有只聞其聲而不知他到底在說些什麼的。禮服，洋服，軍裝和學生裝替換着在台上出現，不，是陳列起來。名人在桌上用拳頭打了一下，于是主席機警地率領着民衆報之以放爆竹似的掌聲；名人在蹣跚了，民衆猜到這是名人在痛切陳詞時應有的「作派」，再不必主席的暗示，就一齊鼓起掌來——民衆運動已能自動地不須先知先覺的指導自然是件大可喜的事，於是我們的名人滿足地走下台去了。

我在會場後方很費力地透過了重重的烟氣望見那雲霧中似的講台，名人和有力者像神仙似的在台上飄來飄去，神仙的門徒子弟們也隨着在台上飄去飄來。我真罪孽，望見這些仙人時終不能不同憶起在家鄉所愛看的木頭人戲；傀儡人真像是有靈性似的十分活潑地在台上搔首弄姿，耍木人的台下的布圍裏吹着小笛，吹出種種不入調的花腔。這似乎無理的回憶使我對於這些演說和興忽忽地奔忙着的名人和有力者稍稍發生一點好感而亦有意無意地給他們鼓掌以聲援。

在全體民衆的聲援中由演說而呼口號而散會。散會前有位名人報告說：遊藝會在五點開始，請了多位女士給我們跳舞！女士，跳舞，並且「給我們」，自然，民衆大喜，不禁從心地裏感謝這位「與民同樂」的名人。

五點！民衆越發踴躍地來參加。不久，台旁的來賓休息室裏就擁滿了唇紅齒白的美少年和珠圍翠繞的女士們。還是那位名人，開始在台上蹈着四方步報告他被選爲遊藝部長和籌備今晚的遊藝的經過；這次，民衆也較午後更活潑而機警了，不斷地鼓着掌以報答他的宏恩。名人的方步停止了，而遊藝開始。爲表現我國數千年來之文化起見，第一場就是皮簧清

唱，而名人在報告中特別着重的「女士」也就在這時登台了。在地毯上側着列了個九十度的黑漆皮鞋白絲襪的脚支着一個裹在黑色閃亮的短旗袍裏的左右搖擺着的而窈窕身軀，白色絲圍巾纏着的頸上是張白臉和一蓬纏着無數閃爍着的鑽石的黑髮，眼球隨着身體的擺動而向上下左右投出了晶亮的視線——總之，週身是光亮的，像文學家們在小說裏所描寫着的發光的女主人翁。民衆中，學生們像毫不顧到他們底眼珠會裂眶而出似的注視着，華工們相視而微笑。全場比講演會前靜默三分鐘時還要靜默，只有那洋裝少年膝上的胡琴敢隨在這位光亮的女士的歌喉之後發出一絲細小的聲音。每當她剛唱完一句，胡琴稍得吐氣的時候，民衆們就熱烈地迸出震天動地的喝彩聲來。唱完之後，民衆仍努力鼓掌要求再唱，彷彿從每隻手裏都拍出了雪片似的「女士」不出，如天下蒼生何」的急電似的；名人知民意之應尊重，民氣之不可忤也，特請這位女士自己彈着鋼琴又唱了段西宮詞——於是民衆才真正認識了這位女士的多才多藝。

其次是所謂滑稽戲者，男士們演的。不知所云的，前後共有三四齣。我實在不好意思去翻辭源找出那最鄙劣的字來描寫這所謂滑稽戲的內容。我彷彿只看見羣鬼在那裏亂舞；台旁端坐着的宮琦龍介等革命先輩們只有忍不住的苦笑還給這些新興的覺悟了的革命青年；留學

生和華工都滿意而狂笑；在門和窗外張望的日本民衆都用驚訝的眼光在欣賞着這偉大的支那的超乎人的賞鑑力以上的藝術；佩着短刀的巡警的坐在一旁掀起了微露下的嘴唇冷笑。

然而這所以名爲滑稽劇者，大概就因爲另外還有所謂正劇者在。這正劇的內容，我無暇報告；但他們最得意的末一幕却不可抹殺。他們在那最末一幕裏是要表演開國民大會以處決一個軍閥的。從這裏可以猜想出他們怎樣地聰明來，他們居然會想到這樣一個機會得加入了好幾段大演說。你看那演說者的威風——揮拳，頓足，忽然將身子蹲下，又忽然像彈簧似的跳起來長叫一聲；立定脚，候着掌聲完後又蹲下去，長叫一聲跳起來。於是：蹲下，叫喊，跳，鼓掌，跳，鼓掌——觀衆的手隨着那演說者的身子也變成富有彈性的了。

最後，就是那位蹈方步的遊藝部長所特別着重的第二點「跳舞」了；果然，跳舞受了民衆熱烈的歡迎。遊藝部長在佈景後躊躇滿志，他的「與民同樂」的大計劃已完成了。

十一點，散會。民衆們念着：「女士們，跳舞，給我們；金鋼鑽，歌喉，擺動的身子和眼睛；能叫喊的彈簧人……」於是結論是支那文化因而得發揚於海外，名人和有力者的地恩浩大……盛況，盛況！

東渡已將一年，沒有什麼禮物送你，順此祝你安好。

鹽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得了這一封信後，實在使不佞有些躊躇。登不登呢？看那寫法的出色而有趣（又講趣味，乞創造社「普羅列塔利亞特」文學家暫且恕之），又可以略知海外留學界情況。是應該登載的。但登出來將怎樣？語絲南來以後之碰壁也屢矣，仿吾將加以「打發」，浙江已賜以「禁止」，正人既恨其罵人，革家（革命家也，為對仗計，略去一字）又斥為「落伍」；何況我恰恰看見一種期刊，因為「某女士」說了某國留學生的不好，諸公已以團體的大名義，聲罪致討了。這信中所述，不知何人，此後那能保得沒有全國國民代表起而討伐呢。眼光要遠看五十年，大約我的躊躇，正不足怪罷。但是，再看一回，還覺得寫得栩栩欲活，於是「趣味」終於戰勝利害，偏進去了；但也改換了幾個字，這是希望作者原諒的，因為其中涉及的大約並非「落伍者」，語絲社也沒有聘定大律師；所以辦事著實為難，改字而請諒，不得已也。若其不諒，則……則什麼呢？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八日燈下。

編者。